

## 法國貝里印象 (一) — 跟著喬治桑遊 Nohant 和 Gargillesse

吳欣曄

先生和我從年初到夏季來臨前一直忙於工作與家務，無暇思考今年夏天的度假地點(註：法國人幾乎會趁夏季好天氣休假幾週出國或在法國旅遊，遠離工作、放鬆身心。)恰逢台法夫妻好友 Julien & Lijo 邀約七月法國國慶過後一起到法國中部貝里地區(Berry)的鄉下老家度假，幾年前住在中部羅瓦河城堡區一帶，便耳聞更靠近內陸中心的貝里地區大自然之美，法國中部從來都不是熱門的觀光景點，連法國同事聽到我們受邀去貝里地區都嗤之以鼻，但從沒有機會探訪過的我們便一口答應。Lijo 還怕我們對貝里鄉下老家有太多的期待，提醒我們要前往的迷你小鎮附近沒有什麼知名觀光景點，在地美食倒是不少，需要抱持著去鄉下放鬆身心的心態。恰好，先生跟我只想賴在一方，不想到處移動，帶著沒有期待就不會受傷害的放空心情，驅車往法國中央心臟出發。

三個半小時的省道兼鄉間小路後，我們抵達 Argenton-sur-Creuse 這個離好友鄉下老家最近的鄉鎮，五分鐘的農村尋路，通過最後一哩名為地獄路(rue de l'Enfer)的羊腸小徑，伴隨剛好車上播放著澳洲搖滾樂團 AC/DC 的經典老歌《Highway To Hell》，我們笑著如此荒

謬的偶然，已見 Julien & Lijo 於迷你小鎮 Badecon-le-Pin 超過百年的石造農家開門迎接。這對夫妻剛從陽光濃烈的南法普羅旺斯隆河一帶玩上來，帶來數顆親戚自種的 Cavaillon 品種香甜哈密瓜、好幾箱產自古鎮 Orange 的紅酒和粉紅酒、Ardèche 有名的風乾鹽漬豬肉腸和煙燻生火腿，迎來 Julien 在地親友 Cédric & Delphine 夫妻一同在露天餐桌享受美食美酒，伴著徐徐南風與夕陽餘暉，室友和我開始了這個盛夏的貝里印象。

談到普羅旺斯地區，就會聯想到梵谷；貝里地區，便是喬治·桑。追尋畫家梵谷於南法的藝術路線，必訪古城亞爾(Arles)和聖雷米(Saint-Rémy-de-Provence)；若要探訪法國首位倡導女權解放女作家喬治·桑(George Sand，原名 Amantine Aurore Lucile Dupin de Francueil，1804-1876)的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學路線，非 Nohant 和 Gargillesse 這兩個位於貝里地區的法國小鎮莫數。

### 喬治桑與蕭邦的靈感泉源—Nohant

小鎮 Nohant(或稱 Nohant-Vic)離 Badecon 農家有 40 分鐘的車程，這裡每年都會舉辦為期兩個月(六至七月)的「諾昂蕭邦浪漫音樂

節」(Le Nohant Festival Chopin)，Nohant 小鎮與法裔波蘭作曲家、鋼琴詩人蕭邦(Frédéric François Chopin，1810-1849)的淵源是作家喬治·桑牽的線。喬治·桑是法國貴族後代 Madame Dupin de Francueil 的孫女，從四歲便在 Nohant 其祖母擁有的十三世紀封建城堡莊園長大，由祖母親自教導生活禮儀、哲學思想，年少時因為讀書的關係常往返巴黎—諾昂。祖母過世後，這座莊園交由喬治·桑繼承。1952 年，莊園由國家列級保護，命名為「喬治桑莊園」(Domaine de George Sand)(圖一)。

十八歲奉長輩之命結婚，但卻無法忍受另一半是沒有文化涵養與品味的大老粗，彼此聯姻只為傳宗接代的繼承利益。十四年後，還名為 Aurore Dupin 的喬治·桑，打破社會禮俗的枷鎖，強行結束與軍官 Casimir Dudevant 這段被安排好的婚姻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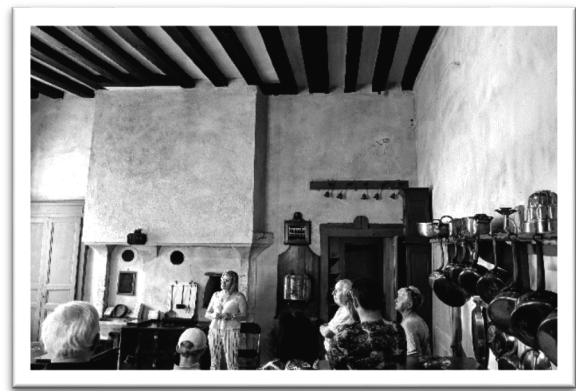
爾後，帶著一雙兒女回到 Nohant 莊園，喜歡書寫的她認識了也是貝里地區出身的浪漫主義作家 Jules Sandeau，彼此相愛，也因為他而在巴黎擴展了浪漫主義藝術家的人脈。當時的女性工作地位仍式微，因為一同和

Jules Sandeau 為法國費加洛報當記者以賺錢養家，喬治·桑藉用其名為自己匿名為 J. Sand，並身著男性裝扮、抽雪茄出席巴黎藝文沙龍以爭取大家的目光，很快地意識到為了賣書養家不能讓大家連想到她依附在 Jules Sandeau 名下，迅速決定使用 George 此中性之名，這個希臘字源為在土地工作的人，她認為 George 有貝里人(Berrichon)質樸踏實、與大地為伍的涵義，融合巴黎貴族出身與其最愛的農村鄉野貝里地區，這與其多書寫田園故事的形象結合。

參觀莊園當日的導覽阿姨第一站就引導我們走進喬治·桑最在意的生活起居室—高挑寬敞的廚房(圖二)，位於一樓右方，她熱愛田居生活從其蔬果花園、先進廚房與豪華飯廳可見一斑，備有節能烤箱與暖氣系統、貝里地區利摩日出產的高級瓷器(porcelaine de Limoges)與銅鍋齊全，總喜歡和伙房女僕一同討論廚藝、研究食譜，製作當季果醬，親自分送給村裡農民。根據《全法國最好吃的書：成就你的法式美食偏執》(On va déguster la France)(2017，p.83)一書，喬治·桑的美食筆記



圖一：喬治桑莊園外觀。



圖二：喬治·桑最高挑寬敞的廚房。

中有將近 700 道食譜，分為在地滋味、異國風味、無法抗拒的甜味，經常盛宴款待藝文政界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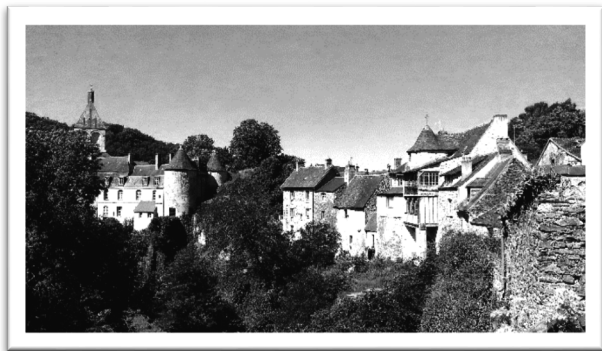
踏上寬敞大氣的乳白色大理石階往二樓參觀，面向後花園的書房有諸多手稿，導覽解說著，她孜孜不倦地熬夜筆耕，投身女權解放與社會活動而往來巴黎和莊園間，就是為了獨立養家，做好母親的角色以照顧兒子 Maurice Sand 與女兒 Solange Sand。其豪邁奔放、好客的個性除了為她累積不少藝文界人氣，也為這座窮鄉僻壤的莊園帶來不少風雅人氣。就家飾而言，一樓餐廳的法國水晶杯與瓷盤、二樓房間的日式松鶴掛畫與屏風、義式梳妝檯和臥椅，可見藝術品味受到各國薰陶。就交際而言，一樓低調奢華的餐廳座上賓多來自：兒子的畫家老師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詩人作家兼愛人繆塞(Alfred de Musset)、作家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大文豪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劇作家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曾將其劇作搬上莊園內的人偶戲台實驗性演出)、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Franz Liszt)與其作家情婦達古特伯爵夫

人(Marie d'Agoult)，藉由這對情侶進而認識的蕭邦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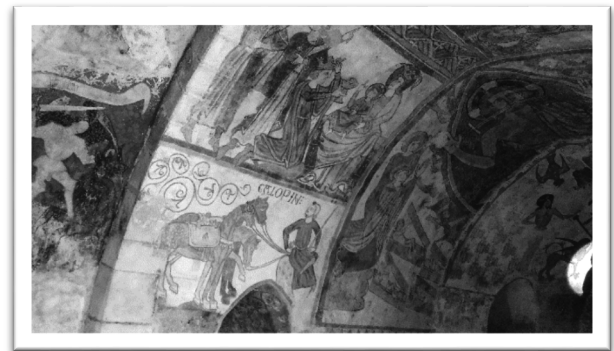
受蕭邦的音樂才氣所吸引而愛上他，蕭邦隨她住在 Nohant 莊園七年(1839-1846)，喬治·桑甚至還幫他將鋼琴從巴黎公寓運送至莊園一樓客廳，蕭邦因此在 Nohant 創作了諸多成名曲。然而，喬治·桑的兒子 Maurice 無法接受蕭邦一次又一次對喬治·桑的高壓獨裁，喬治·桑最後也因為與蕭邦觀念相左而分開。他回到巴黎，在其肺炎過世前，他們從沒再相見，是喬治·桑晚年的一大憾事。根據導覽描述，在二樓書房看著窗外為一雙兒女所種的樹，喬治·桑在搖椅上安詳辭世。

### 喬治桑於法國最美小鎮—Gargilesse

山城 Gargilesse 於 2017 年被評為法國最美小鎮(les plus beaux villages de France)之一，距離 Badecon 農家不到 15 分鐘車程，這天我們車都還沒停好，就已被翁鬱山腰的古樸碉堡和一系列老房子吸引(圖三)。好天氣漫步小村莊令我們心曠神怡，隨處所見都是低矮石造木屋，往小鎮中央走去，有一座十二世紀建造



圖三：山城 Gargilesse 的古樸碉堡與房舍。



圖四：聖羅蘭聖母教堂的彩繪濕壁畫。

的羅馬式聖羅蘭聖母教堂(Église Saint-Laurent-et-Notre-Dame de Gargillesse-Dampierre)，內部羅馬柱式上的柱頭(chapiteaux)有神話故事中的動物裝飾，像是獅身、人馬、鳥獸等等，走在通往地下考古墓穴(crypte)的石梯，穹頂(voûtes)飾有十三至十六世紀天主教福音的彩繪濕壁畫(fresques)印入眼簾，我跟 Lijo 震懾於這小教堂之美(圖四)。甚至，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歷史文化遺產的「聖雅各朝聖之路」，即「法國天主教朝聖之路」(Chemins de Saint-Jacques-de-Compostelle en France)路線其中一個地點就是這個小鎮，可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如同喬治·桑於《小鎮漫步》(Promenades autour d'un village)(1857, p.14 & 251)一書中所描述：

「... 這座羅馬拜占庭式的教堂是一件精緻小作品，法國歷史文化遺產委員會有將其細心修護。... 教堂內，半圓拱和穹隆頂的搭配良好，細節處看得出品味而且簡潔有力。我們順著石梯往下走到地下考古遺址，這裡可以看得到 Gargillesse 小河流的溪谷溝壑。但我前一次在這地下墓穴所見的彩繪濕壁畫，現在只剩破碎片段：幾個身著查理七世和路易十一世時期服飾樣貌的人物，處於天真醜陋和神秘感並存的宗教場景中。此外，幾位有細長翅膀、胸前別有褪色徽章天使的畫面十分優美。... 」(p.14, 作者自譯)

「座落在鄰近溪流交接處的小鎮 Gargillesse (註：這裡的溪流即 la Creuse 和 la Gargillesse)，

像楓丹白露小鎮一樣，這幾年來已經成為重量級藝術家的聚集地。...」(p.251, 作者自譯)

C'est un petit chef-d'œuvre que l'église romano-byzantine. La commission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la fait réparer avec soin. ... À l'intérieur, le plein cintre et logive molle se marient agréablement. Les détails sont d'un grand goût et d'une riche simplicité. On descend par un bel escalier à une crypte qui prend vue sur le ravin et le torrent. Mais, des curieuses fresques que j'ai vues autrefois dans cette crypte, il ne reste que des fragments épars, quelques personnages vêtus à la mode de Charles VII et de Louis XI, des scènes religieuses d'une laideur naïve et d'un sens énigmatique. Ailleurs, quelques anges aux longues ailes effilées, d'un dessin assez élégant et portant sur la poitrine des écussons effacés. ... (p.14)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le petit village de Gargillesse, situé près du confluent de ces eaux courantes, est devenu le rendez-vous, le Fontainebleau de quelques artistes bien avisés. ... (p.251)

因為對 Gargillesse 小鎮的一見鍾情，喬治·桑晚年(1857年夏天)甚至在此買了一棟屬於她和藝術家愛人 Alexandre Manceau 的鄉村小屋，並以非洲蝴蝶 Algira 為此屋命名。1958年，喬治桑的孫女 Aurore Sand 委請國家修復，今日則為開放給民眾參觀的歷史建物「喬治桑之家」(Maison de GEORGE SAND)，內存有喬治桑手稿即其家居原貌。(註：喬治桑遺物所有人 Christiane Sand 為其曾孫 Georges Smeets Sand 的遺孀，已於 2018 年過世。)

對小鎮熟悉的 Julien 早已帮大家預約在地知名旅館餐廳 Hôtel des Artistes 午餐，家常在地料理有當日現釣白醬梭鱸魚 (sandre au beurre blanc) 和當季莓果千層派，吃飽喝足往另一法國最美小鎮 Saint-Benoît-du-Sault 駛去。

## 喬治桑勾勒的神秘貝里

充滿大自然風光的貝里地區，除了是舊王室的狩獵森林與美食美酒產區以外，在法國人心中一直都存有神秘色彩，這裡可以說是法國最迷信的地區，八九不離十也是因為喬治·桑的關係。其知名著作《魔沼》(La Mare au Diable)(1846)即是書寫貝里地區的田園風光與農家生活，亦描繪了貝里地區在惡劣天氣下的氛圍如黑色河谷(vallée noire)並可能隱藏的神秘巫術(sorcellerie)。書中述及：

「我想我們是中邪了！」傑曼停下來說，「因為這樹林不至於大到我們迷路，除非喝醉酒，而且我們在裡面打轉至少兩個鐘頭了，怎麼也走不出去。」(p.145，第七章：在曠野，作者自譯)

- Je crois que nous sommes ensorcelés, dit Germain en s'arrêtant: car ces bois ne sont pas assez grands pour qu'on s'y perde, à moins d'être ivre, et il y a deux heures au moins que nous y tournons sans pouvoir en sortir. ... (p.145, VII: DANS LA LANDE)

「現在我要坐在小傢和旁，不要讓小火苗落到他身上，」小瑪麗說道。「傑曼！你來加

柴，把火生旺一點，我向你保證我們在這裡不會發燒著涼。」

「說實話，妳是一個聰明的姑娘，而且妳像黑夜裡的小女巫一樣，知道如何變出火來，...」傑曼說道。(p.159，第八章：大橡樹下，作者自譯)

- Maintenant, je vais masser auprès du petit pour qu'il ne lui tombe pas des étincelles sur le corps, dit la jeune fille. Vous mettez du bois et animez le feu, Germain ! nous n'attraperons ici ni fièvre ni rhume, je vous en réponds.

- Ma foi, tu es une fille desprit, dit Germain, et tu sais faire le feu comme une petite sorcière de nuit. ... (p.159, VIII: SOUS LES GRANDS CHENES)

「沒錯，孩子！」老婆婆說，「這兒就是魔沼，這裡不是個好地方，走近這裡要用左手丟三顆石頭到裡面，同時用右手劃十字祈禱的手勢，這樣才能遠離惡靈。...」(p.288，十四章：老婆婆，作者自譯)

- Oui, mon garçon, dit-elle, c'est ici la Mare au Diable. C'est un mauvais endroit, et il ne faut pas en approcher sans jeter trois pierres dedans de la main gauche, en faisant le signe de la croix de la main droite : ça éloigne les esprits. ... (p.288, XIV: LA VIEILLE)

貝里地區真的有這些神秘的迷信嗎？其實如上魔沼傳說僅只於喬治·桑小說中的描述，但她是首位將貝里地區的神秘巫術用文

學的形式攤在陽光底下，讓後人去探究這無形的貝里文化資產。

我好奇地問好友 Julien:「貝里地區真的有女巫和巫師嗎？有什麼超能力？」他答道：「那妳相信我有找水源的能力嗎？其實我們家歷代會使用像筷子一般的棍棒去感應磁場強弱，探測哪裡有地下水源，這樣的能力需要開發與練習。」除了對水源有感應能力的探測者(sourcier/ radiesthésiste)以外，貝里地區真的還存有女巫與巫師，對貝里人來說不是什麼大驚小怪的事。Julien 淡淡地說：「我的兒時玩伴 Mickaël，他女友 Cécile 的媽媽就是女巫。」我想到前一晚才在國慶煙火見過這對情侶一起聊天，剛好聊到他們白天帶孩子去採礦淘寶石，這激盪起我對這裡神秘力量的聯想。也讓我回想起 2012 年在法國昂傑大學觀光學院的布列塔尼教授 Mr. Danion 也說過他有類似的能力—感應磁場強弱去探測礦苗的能力。Cécile 的媽媽使用綠魔法(la magie verte)這類針對身體健康的巫術，其實就是能辨識與摘取自然植物以製作老祖母的療方，好似神農氏嘗百草、調製精力湯，有這樣能力的人被稱為綠女巫(sorcière verte)，對植物、礦物(plantes & pierres)的感應都比一般人敏銳。

此外，貝里地區的巫師類型還有口耳相傳的土法整骨巫師(rebouteur/ guérisseur)有能力

和身體與靈氣溝通以治療背部宿疾，在法國早期尚未有健保制度時，這類的自然療法在鄉野間流行，好似亞洲傳統的跌打損傷師傅般。現今也還存有催眠師(magnétiseur)，在早期也被歸類為巫師的一種，據說有這類的力量是歷代祖先傳承下來的，需要開發與長期練習。貝里地區有一位女催眠師 Evelyne CHESNEL 於 2016 年接受 franceinfo 電視採訪，稱自己能運用照片與另一個世界(au-delà)的朋友溝通，協助她將求助者不好的氣場帶走。根據報導，貝里地區至今仍有六十多位具有「巫術能力」的各類自然療法師傅。連 Julien & Lijo 夫妻倆都想透過 Cécile 介紹是否鄉野間有熟識的高人師傅指點身體健康迷津。

受到喬治·桑守護的貝里地區，似乎也向先生和我施了魔法，短短一週感受到這裡自然質樸中帶來的靈氣，為我們身心充電，是小鎮氛圍帶來的悠哉氣息？自然界的神秘力量？還是貝里地區的美食美酒與其他故事？下回再與大家分享。

(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法國昂傑大學觀光學院，現旅居法國)